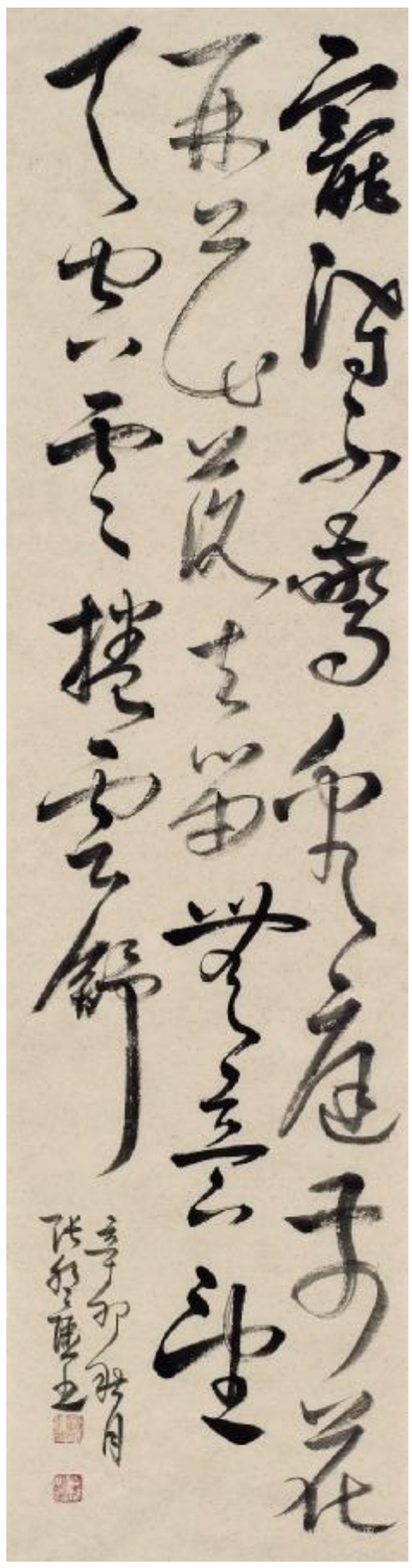
张登强画龙 演绎新境界

《祥龙降福》

门头沟写生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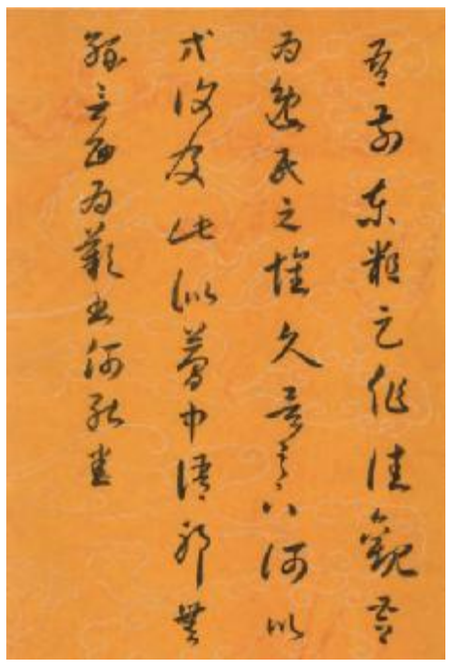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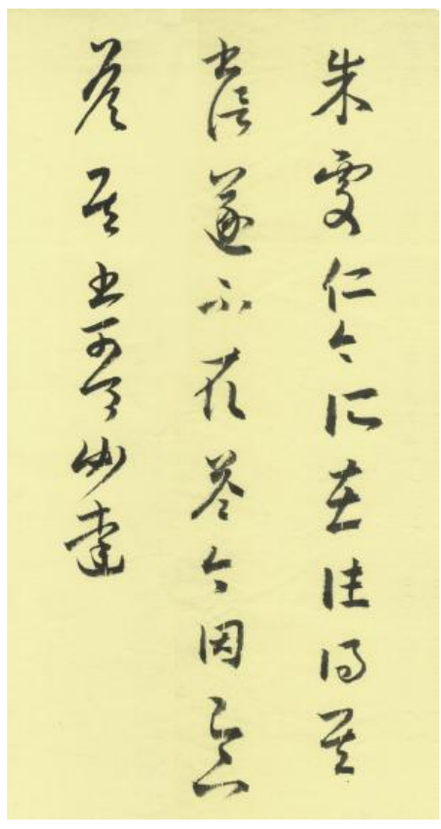
张登强书法作品

《吞吐三江水 翻卷一天云》

张登强简历

中国书画创作院院长；中国艺术研究院、中国书法院研究生；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；江西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；文化部中国书画创作基地书法艺委会秘书长。自幼习书，饮誉乡里，三十年耕耘不辍，潜心研究中国书法，以“二王”见长；绘画精于工笔、青绿山水、擅长画龙，自成风格。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举办专展。





《十七帖》选段

张登强临《十七帖》印象

高庆春

张登强是书画兼擅长的两栖型书画家。国画以山水和龙的题材为主；书法则以二王类的行草书为基调。

以二王为代表的行草书是书法艺术的高峰，许多代表作是我们后人学习的经典范本，《十七帖》就是能够代表二王书风的经典。以此经典之作作为学习取法的范本，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。之所以这样讲，自有其原委：《十七帖》字数多，可充分掌握众多字形的规律；笔法精，可学到丰富的用笔技巧；章法美，可领悟古人布局之妙；气韵足，可借鉴其书卷气息和内在的“势”。

登强临写《十七帖》是下了一番功夫的。

首先，忠实于原作，做到了实临。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。实临是临帖的基本要求，是对字帖中的单个字形、笔画的势态，用笔的方法，墨色的变化以至于对章法把握都尽量做到惟妙惟肖。这是一种难度，同时也是一种挑战，他基本达到了这一要求。

其次，选用好工具材料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二王类的小字一般用纯狼毫或兼毫，纸张使用吸水较差的，这样比较容易把握线条的外形特征，不会过分地晕化而导致臃肿，这对初学者尤为必要。生宣是不宜来临习魏晋时期的信札。登强深谙此道，所选笔及纸都尽量与原帖的时代相靠近，从而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。

再次，把握好字形结构。字形从字理，明其理，才能得其法。《十七帖》字形极为丰富多变，虚实收放、变幻莫测。《十七帖》虽为草书却字字独立。注意到这种相反相对的变化，了解每一个字的形态，在萦绕的用笔中，一以贯之的气韵使每一个字既自立，又承前启后。登强注意到结字的俊逸，通过开合、移位、连断、穿插等，力求变化；字的形态十分经典，显得意味隽永；从点画的精准度、线条的弹性、绞转的力度，不难看出其技法的娴熟。草书极尽可能萦带、勾连。由上带下，有疏有密，使字与字之间的联系，通过游丝而紧密无间，在连绵的同时，字与字之间的密不容针，步步紧逼，头连尾，尾衔头。登强不刻意以牵丝相连，注重字的重心变化和内在的联系，取以扁平“横势”，同时兼顾一些长形的字，把大大小小的字有机地组合联系在一起，演奏着典雅的魏晋乐章。

还有，把握住笔法特征。笔法从字趣，是书法艺术显现个性的关键。《十七帖》的笔法非常丰富，以楷书的方笔笔法写草书，既有中锋、侧锋，也有使转、提按等笔法。特别是提按、顿挫等横势笔法，这种笔法源于隶书以及后来的章草，王羲之在古人的基础上进行笔法的有机组合，使得笔法与结构的关系更趋融合。登强用心体会这些。他用笔干净利索，起讫处如刀削一般，没有拖沓之状、臃肿之感，起笔“尖”、“劲”有力，收笔稳健、厚重。行笔以“铺毫”、“平推”为主，少有“绞锋”；转折处顿挫有度，方圆兼顾，婉转自如，不做过分的夸张；笔画与笔画之间的过渡，充满弹性。

在章法上，由于信札属于小章法，它往往只能作“细微”的变化，以吸引人们的眼球，像“平安”、“问为唯多”、“数问”、“余粗”等；行距放宽了，在字距紧密的同时，宽松的行距有如通衢大道，豁然开朗，形成视觉鲜明对比。还有一些是意外的艺术效果，如单帖的大块留白，也强化了作品整体的疏朗之感等。

临帖就是对传统继承的最好方法。然临帖不是为了复古，把握古人的技法是为了更好地创造。实临还要过渡到意临，再到创造。这个过程需要开动脑筋。登强在临帖中努力探索自我的表现方式，大胆尝试并合理利用各种对比因素，如疏密、大小、粗细、长短、聚散、方圆、正斜、燥润等，使作品富有节奏和韵味，耐人寻味。他讲求笔断意连，合理分割空间，透露出清新之气，虽寥寥数笔，气酣神足，表达出书法的空间之美。

我始终认为，一个高水准的书家，其作品中技巧的含量，必须是丰富而到位的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具有高超的艺术表现力。王羲之的字被后人摹习了近2000年，至今人们还趋之若鹜，取之愈难，其品愈高，就是确凿之证。登强临《十七帖》运用熟练的技巧，在行笔的疾徐擒纵，结字大小虚实，行气的顾盼离合乃至墨色的浓枯燥润各方面，显得胸有成竹，纵逸而不狂怪，轻松而不荒率，表现出成熟的驾驭能力与审美素养。

草书贵在神韵，一味放纵，可能失之草率；若一味收敛，又可能失之于拘谨。这不仅需要长期的实践探索，还需要才情与学养。非功力扎实者不能为之，非技法娴熟者不敢为之。登强兼而有之，诠释了“既雕既琢、返璞归真”艺术之美。“一点乃一字之规，一字乃终篇之准”。细品登强的作品，重而不涩，轻而不浮，穿插揖让不乱，起承转合自如，还往往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，给人以思索与启迪。

在传统的书法品评中，“字如其人”是一条重要的标准，即“如其学，如其才，如其志”。以此作为衡量，登强也称得上是能得其要旨。作为书者，他潜心问学，兼习书与画，不断探索二者间的规律，以期互补。同时又热心于办班教学，做到教学相长、厚积薄发。这是一种选择，更是一种思想与睿智。

登强为人谦逊，处事平和而不乏坚韧，性情气质与审美取向和谐而统一，表现在书法实践上，既善于从丰富的传统资源中选择并加以适当的改造，同时又肯花费精力和时间去磨练。书法要讲究技法，追求纯度，但更重要的是靠字外功夫的支撑，靠时间和阅历来“磨”。相信假以时日，登强会沿着自己选择的方向进入新的笔墨境界。

飞龙在天

孟会祥

中华民族，以龙为图腾，自称龙的子孙。

龙之为物，晃忽指之，有角、有须、有鳞、有爪，叱咤于风云之间，雄伟无匹；实而指之，则“神龙见首不见尾”，其状如何，又说焉不清。而龙又变化无端，图于壁、雕于柱，村社而舞之，个个不同，又莫非龙、莫是龙。所谓真龙，正不可端倪也。

因而事之以丹青，则画龙最易，亦最难。所谓最易，略具其形，夭夭矫矫腾云驾雾者，可谓之龙也；所谓最难，则人人心中有龙，千年文化积淀传承，龙像自在人心，略有不合人意者，则不是龙也。盖图以日常事物，妙手欲夺造化；而图以龙，则妙手必夺人心，画师抒发者，一种昂扬郁勃排山倒海之气，在乎心中而不能言，乍见画图，正合我心，乃惊呼为龙——画龙，画心也，画志也，画我民族性格也。

然而画家云者，终需以技胜人，张登强断非逸笔草草，蒙世盗名者。

自远古以至于当今，龙之形象，浩如烟海，皆是龙，皆非龙，今人心中之龙，来于往昔之龙；往昔之龙，潜在乎今日之龙。张登强为画龙，就先研究龙，因有《中国历代神龙演变图》，自千差万别之中，追寻龙形之真谛。形有不足，则读书，把握先哲精神流露处，是龙神之所寄也。既乎形神具备，则心中有龙，心中有龙，则笔下无非龙者。当其画龙，何拘形似，千万化而为一，一乃化为千万，于是或墨或彩，或腾或游，或吐水，或喷火，或生翘，或奋蹄，千变万化，而一以贯之。于技法，则纯用熟宣，工写结合，以收雅俗共赏之效。登强先生遂以画龙驰名。

一技成家，艰辛备尝。张登强文质彬彬，谦逊有礼，而目光炯然，流露出一种百折不挠的执著和百炼成钢的自信。他的背后定多故事，惜未能深知也。揣而度之，潜龙勿用，见龙在田，或越在渊，飞龙在天，种种曲折才能造就种种成功。

或闻天有九重，张登强之龙，亦必奋飞不已。

《福满人间》